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五八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靜樂王端莊

糾正今春分配荒地中的偏向

保證誰扣荒誰能種

（本報訊）靜樂四區王端莊糾正今春分配土地中處理荒地問題的偏向，在工作團領導下，農會會員討論了兩個夜晚，最後商定如下辦法：（一）農民去年扣的伏荒地，今春誰分到種上，雖還工，（二）今後複查工作中，盡量使今年扣伏荒戶分到自己開的地，如需要轉移時，則地權歸分地戶，至少讓開荒戶種一年莊稼；（三）全村保證貧苦戶不因缺少牲畜與底本而開不到足夠伏荒。按該村在日寇統治時期，荒蕪土地六、七百垧，約佔全村土地三分之一以上。一九四五年春我武工隊開闢工作後，在我鼓勵開荒的政策下，兩年以來將上項荒地開的只剩下一百多垧，大部係農民在沒有牲畜的困難下，用镢頭開出來的。今春駐該村部隊派出幹部參加駐地工作，實行土地改革時，將土地打亂分配，因工作不深入，沒有發現與抓緊貧苦農民有大量節年去年開的伏荒地這一特點（開荒中佔中貧僱農總戶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加之又未把階級成份搞清，產生了許多毛病，貧僱農民開下的荒地，有的只吃了一年莊稼，有的是去年開的「一顆穀也沒有吃上（此種荒地第一二年莊稼特別好），即被別人分去，而分回來的是「格子地」（去秋未翻過的地），即使今年翻過，產量也減少了。如貧農王堂子，有廿二垧地，全部是開荒地，分配出去九垧，其中有三垧是去年春天開了六個牛工、六個人工翻過的，而是從地主手中掙出的老生荒。今年分給了破產地主李對子，長的好莊稼，分回的「格子地」，不但費了工，莊稼還不好。貧農王拴辭，前兩年共開下十四垧荒地，因為是地主的地，全部無代價的分配出去，連工也沒有算，白費了辛苦。另一方面，一些不應分地的人，分到好伏荒後，把自己去年耕種的壞地荒了，增加了荒地面積。如中農王富辭四口人，有三十多垧地，荒擺了十多垧，兩年來一畝也沒開，分地時未計算其荒地，又給分了五畝平場地，把自己的熟地又荒下來。此外，分地中把大藥的十六垧半新開的伏荒遺漏了，原開戶以為分出去了，不敢耕種，其他人以為還是開荒戶的地，也不敢去種，兩個就誤，牛閒着，把地荒下。由於上述錯誤偏差，使農民生產情緒降低，加之天旱，全村農民雖然在土地改革中增加了許多牲口（原有什多頭），反而增加了近百垧的荒地（內有地主的四十垧及遺漏的十六垧），群眾意見很多，貧農王堂子說：「伏天裏鋤故疇的鋤頭，吃不上飯，還拚上命的開，開出來給人家吃了，誰還願意再開。」三發子老保農楊三說：「破產地主、二流子沾了光，勤勞的人挨了拐！」此次經農會討論出糾正辦法後，得到全體農民的贊同，於第二日晚上，即自動糾查遺漏下的地，扣五華擔扣伏荒，並且提出重新分地的要求。（蘇紅）

興縣西溝村群眾

向地主調劑夏鋤口糧

群眾封存王某企圖倒走的糧食

（興縣訊）五區西溝村群眾，向地主調劑糧食，解決貧苦農民夏鋤口糧。該村共有二十六戶人家不夠吃的，不能二鋤，他們每日打短工維持生活。但地主們卻有許多存糧，大吃二喝。基本群眾即提出向地主王文駿、王侯毛調劑糧食：「你們每天吃的白麵，調劑給我們一部份糧食吧」。地主王文駿還故意搗鬼，說他家只有一石穀，地主老婆也哭哭，說沒吃的，向別人借莜麥窩窩，結果，群眾到他家翻糧，共翻出十雙石多粗細糧。除盤吃的以外，還有三雙石多餘糧，應由群眾封存——（[illegible]）。向地主王侯毛借十雙石小米，他當即給群眾拿出三雙石莜麥、一架元寶、一百塊白洋，其餘的繼續交出，當時幹部和群眾教地主麻佛，以後他沒有糧食了，誰知地主們晚上睡覺時，偷吃好的。還有富農王茂招，曾出租過三十垧塔地，剝削很厲害，現在荒了吃肉麵，並準備將剩的糧食倒走，群眾發覺後，將他的糧食由群眾封存。並提出將地主交政府看守，交清糧食再往出放。調劑出的糧食按缺糧程度，分給貧苦群眾。（劉生儒、賀懷德）

汾陽民兵、游擊隊等

成份複雜造成嚴重損失

現正開始整頓內部糾正錯誤

（新華社呂梁二十三日電）汾陽武委會於十二日舉行會議，檢討出民兵、游擊隊、武工隊組織成份複雜混亂，許多流氓地痞偽軍混進，欺壓群眾，破壞政策。現正開始整頓內部組織，糾正錯誤。如民兵的先鋒隊被群眾稱為「一群二流子」，許多品質好的也被「二大流」帶壞了，造成我軍政治上之嚴重損失。該縣武委會會議上，各區均反省出發展地方武裝中的缺點及錯誤，小相寨某隊鬥爭積極份子衛守貞，因為民兵羅六和她相好，羅當眾便拉開手榴彈：『誰敢鬥，我炸死誰。』把會場弄得一哄而散（後已被扣押）。三區賈豐村民兵分隊長平時不管理民兵，自己也不跟隊，臨到作戰時，他端起槍搶於「嘩嘩嘩」一梭子，沒有情況把槍一放，不保管，不擦洗，要用就從別人手裏奪過來，像這樣二流子兵痞的習氣，各地普遍存在，以致在情況惡劣時，發生了個別叛變投敵，工作遭到損失。如五區大隊長康信亞同志在會上檢討他在保衛夏收前，上級曾指出陳子村民兵趙振華品質不好，是個流氓，當時他想：『好不好，只要能打仗就行。』所以沒有接受上級指示，結果在七月平川吃緊時，便投降了敵人。他對此事反省到『是由於立場不穩，片面強調能打，不知道一個本質不好的人，對我們的危害多大。』在總結保衛夏收立功工作中，有的區上竟把品質極惡劣的民兵選成功臣，雖被縣上淘汰了，但也說明幹部階級觀點的模糊。三區九個武工隊員中，二個曾當過多年偽「皇協軍」的，四個當過「勾子軍」，三個為我某部開小差的戰士，質量異常不純。會議進行了三天，幹部思想逐漸打開，決定根據建軍會議的精神，整頓組織，洗刷不良的份子。會後三區武工隊首先得到改造，並擴大了武裝。（曼）

神池楊家村

抽鬥爭果實　買牛翻秋地

（神池訊）楊家行政村，於八月初從鬥爭果實中抽出一部買了八條牛，給鰥寡孤獨、缺畜力的貧苦群眾翻秋地。牛的分配原則，是那一村牛缺少，缺畜力的鰥寡孤獨多，先給那一村。如該行政村所屬之小南莊，有貧苦群眾三十四戶，才只有三條半牛，缺畜力的鰥寡孤獨群眾共有十戶，有二十垧地急待翻耕，這次就給了牛三條，解決了困難。總計：全村此次共有鰥寡孤獨的貧苦群眾五十餘戶得到畜力幫助，每戶平均能保證翻五畝秋地。（良柱）

岢嵐保衛隊軍人大會

開除惡霸張志元軍籍

（岢嵐訊）（遲到）此間保衛隊於上月二十八、九連開兩日軍人大會，將去年九月混進該隊進行破壞之惡霸張志元洗刷出去。張某是本縣二區望三溝人，父親在舊政權時當過閭長，是惡霸，經常欺壓群眾。母親外號人稱「老妖精」，也是個女惡霸，常在村中進行挑撥活動。「女妖精」因懼怕群眾調劑土地，即令張某混入我部隊，說：「你家的土地保不住了，你去好好作點壞事！」張志元混入我部隊後，偽裝積極，暗地裏進行破壞活動，去冬任通訊員時，將馬槍一枝拐掉，又偷上部隊的子彈，回村鳴槍示威，七月份內並將二支六五槍，一枝槍筒內塞滿土；另一枝塞滿棉花，企圖使人不注意時故意走火，容易破壞，幸被發覺，陰謀未逞。張某經常挑撥，今年三月，我主動撤離延安時，他回家就對群眾說：「八路軍老家叫人佔了，『舊軍』要來了，分我的地要歸還我」。五月開部隊整編時，因公安局由長在轄下，開會，隊部擬好人名送去審核，一連三次都被他偷折的看了，回來就在部隊中造謠說：「咱們都是倒走，誰不知誰還在幾天呀?!」引起了部份戰士不安。此外，則是挑撥上下關係，如工作員同志病後，他就在戰士面前說傳工作員「有架子」，「老官僚」；今年五月份進行階級教育時，戰士王之華向隊部彙報過張某有破壞活動，張某聽見後就在站崗時，故意破口大罵說王之華是上級的走狗，企圖挑撥。在軍人大會上，全體戰士揭發其罪惡，張志元仍無法狡辯，戰士們一致表示決心，堅決站穩立場，反對破壞土地改革、破壞我軍紀律，大會上全體決議，開除其軍籍，交政府予以扣押。（傅占清、卿延榮）

偏四區邊緣民兵、群眾

合力擒獲武裝特務

王逆有才等倘圖逃跑已就地鎮壓

（偏關訊）（遲到）四區邊緣民兵群眾合力捕獲敵清水河武裝特務「復仇團」王有才等四人（都是惡霸地主逃避群眾清算潛往敵區）。七月二十八日拂曉，我清民兵劉跟法上山巡查，發現有五人帶步槍一支鬼祟，當即回村報告後，有一特務逃去，其餘四個，在山裏隱避了一天，二十九日二人去窯子溝，二人去蠅子咀，劉跟法繼跟至窯子溝，聯合群眾將特務秦秀、朱二兩人包圍捉住。逃往蠅子咀的，被該處軍人抓白小發現，即夜報告村長，當由民兵群眾前往捕捉，王逆倘圖拉開手榴彈抗拒，但立即被群眾將特務全部落網。在押途中，王逆企圖逃跑，[illegible]……經群眾公決，（[illegible]）將王逆等三名予以鎮壓。（文光、醒信）

貧農戰士鮑三雄回家信：

消滅完反動派再結婚

（本報訊）「龍川」部一中隊二分隊機槍班副班長鮑三紐，貧農出身，是堅決執行命令的，入伍後，[illegible]家中來信，叫他回家結婚，他回信說：「……消滅完反動派再回來……」[illegible]（李）

興縣石盤頭河兒上村羣衆 聯合鬥爭化形地主陶子玉

到會農民及幹部近千人

（本報訊）興縣城關附近石盤頭、河兒上兩自然村的農民，於本月十三、四兩日，在千城溝，聯合向化形地主惡霸奸商陶子玉、地主牛應虬、陶旺海、李貴良、王由兒等五人展開訴苦清算，控訴這羣惡魔殘害農民的滔天罪行。石盤頭、河兒上及李家灣等地的農民約二百人，各機關幹部參加旁聽的有六七百人。

六十六歲的攬工漢 被選爲主席團主席

大會在近千人緊張情緒下開幕，貧農田東太當選了主席團的主席。他現在已六十六歲了，據計算，在這幾十年中，被地主剝削的租穀達二千多石。這位老人向到會農民宣佈說：「地主壓的我們不能抬頭，我們要向地主惡霸清算。有苦的提出來吧！」接着農民們的憤火首先集中到化形地主象惡霸奸商陶子玉。陶家是兩輩子的地主惡霸，他的大哥陶子全、三弟陶子明，都是當地蠻人皆知的吸血鬼，被羣衆一同清算。

陶子玉改變剝削方式 賣地分家到城裏開磨坊

陶子玉陰險鬼詐，逃避羣衆清算，前年即將巨鹿溝每年淨收四十來石租的土地出賣了（巨鹿溝全村十多戶都是他的佃戶）。並分爲三家：把石盤頭的七垧好地「分做一（明分暗不分），又轉移一部份人到城裏開磨坊，違法走私，販賣大煙。他竟得意的嚷和說道：「石盤頭是「敵佔區」，城裏是「地主的解放區」。」過去曾將他錯劃爲富農，城裏的更錯劃成貧農，直到此次工作團去後，地主惡霸奸商的原形才被羣衆揭開。石盤頭的六十餘戶中，沒有一戶過去沒受他的高利盤剝。貧牛早來借了他的二十元錢，還不清，只好常年給陶家攬工頂債，有一次拾得死狼一個，牛的姐姐剝狼皮剝掉了一個手指，借了二十元醫好，結果狼皮被陶搶去了，倒說是他的「一家狼」。在場的人都說：「地主真是狼心！」中農牛代訓訴說陶到巨鹿溝收租，佃戶們給他殺猪宰羊，但是，他連農民的猪肉也要拿走。因爲要債，曾逼死了該村農民張銀鎖。陶家剝削的毒辣手段之一，是所謂用九抽十一的斗，出十四兩進十六七兩的秤。會上羣衆更揭發其強姦過四五個抗屬，以及窩賭等罪行。陶子玉又與國特田玉三、楊懷忠來往，

現在羣衆正追究他還究竟是怎麽回一事。

大會清算了地主階級罪惡 貧農女再不做地主的老婆 群衆批准牛香梅與陶家離婚

地主牛應虬、陶旺海、李貴良及王由兒父母的罪惡也是數不清的。大會上農民們吐出了壓抑心中多少年的冤苦，平時少說話的貧農牛信兒、牛猪牙都勇敢的控訴地主階級。牛猪牙是牛應虬的叔伯兄弟，他的老婆是童養媳，十一歲時就到了牛家，受盡折磨。後來夫婦倆被牛應虬趕出來，這個女人隨被牛應虬母親一對她的虐待。她一次餓的吃了一口菜，被她發覺竟打了一個。到會羣衆對地主李貴良等剝削罪惡追衆的罪惡，相繼進行了清算。大會訴苦中很特出的一個是陶子明的女人貧農牛香梅，無情的揭發了陶家一窩子的罪惡（見另條），並向到會農民請求與陶子明離婚，農民一致通過，當場發給向政府領取的離婚證，並將陶子明的「恐伍證」收回繳還政府。羣衆對興縣市府曾借給陶子玉十石糧，今年公安局借給陶旺海六石糧，提出責問，要政府追究責任。現農民們正把行對地主財物的清算。（伯萍）

回到咱農民的行列裏來啦！

——貧農女牛香梅離開地主的家庭

伯萍

牛香梅的娘家是一個貧農，她十三歲上，因沒衣穿，沒飯吃，纔到了陶家，給陶子明當妻奴，七年來在陶子玉、陶子明弟兄的奴役下，受了無數的虐待，但從沒機會能使她訴說自己的苦情。今年六月工作團在石盤頭開始工作，她終於鼓着勇氣，找到工作團的女同志問：是不是也把她當成地主一樣看待？經過工作團女同志和她談話，發現她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女人，後來在貧僱農小組與羣衆大會通過，允許她在訴苦大會上訴苦。

訴苦大會上，牛香梅對着陶家一窩子，怯懦地開始她的控訴：那年政府訓練紡織幹部，石盤頭的村幹部動員她去學紡織，她也願意去，陶子玉却惡毒的侮辱政府和牛香梅說：『二區沒有一個好鬼，誰學紡織就是賣家（破鞋）』，後來雖然讓她去了，但不給伙食。過了一些時候。當牛香梅學會紡織後，政府要派牛香梅至附近的李家塔教婦女紡織，利慾熏心的陶子玉，竟施行他的封建統治，不准她去，叫留在家裏給他織布，每天強迫她要織十丈來布，還要料理茶飯洗衣等瑣碎事情。她這樣整夜不停的像牛馬似的勞動着，但陶子玉還要不時的辱罵並慫恿她的丈夫打她。當時牛香梅的男人陶子明，混入公安總局工作，一次裝病請假回家，無故就打了她一頓。她說：我男人回來吃飯要送到手裏，有一次，拿飯時，灑了一點，就把我打了一頓。又一次陶子玉的娘娘和人通姦，叫男的捉住了，打了一下，他們全家都去咬唁人家，我說了一下，又把我打了一頓。』

在羣衆的鼓舞下，牛香梅戰勝了怯懦，越說越悲憤了，她說：『西腰兵站，都陶家磨的白麵往裏摻了玉麥子，一斗換兩升，得下的錢，又作爲走私生意的本錢。』牛香梅繼續說：『一次街上防空，一個女人躲到他家裏去，他強姦了人家；四關一個十六歲的小媳婦，向他家借傢俱，他又把人家拉住強姦了。』羣衆聽了憤怒萬分，齊喊：『打倒地主惡霸！』牛香梅的哭訴越來越火了，滔滔不絕的又訴說下去：『今年黑峪口有一個人，帶了五十多萬元錢和一匹騾子來城裏買牛，住在他家，他乘機詐騙，拉他人家賭博，結果把人家買牛的五十萬元都贏去了，還欠下他三十萬元，又把騾賣了錢給他。陶家現在還埋有大花臉栗子（關羅山的栗子），期待變天。他家鬼事太多，陶子玉還和他的女人說好，怕我和他家不一心，睡在半夜三更，要把門閂閂，強姦我，想買住我的心，不給宣揚他的那些醜事，並給她好好織布』，牛香梅說到這裏大聲痛哭起來了。她受盡了地主階級的壓榨，受盡了這些狼心狗肺傢伙們的侮辱，她今天要洗清這些侮辱，要報仇！她要求離開陶家的狼窩，回到咱農民的家裏來！農民們當場一致決議，批准她和陶子明離婚的請求。訴苦會結束時，牛香梅拿着離婚證書，她慶幸着自己跳出了地主的牢籠，她重新回到農民的行列裏啦！

靜樂再次檢查救災工作

批評領導上「馬後砲」作風

決定目前抓緊多鋤多摟多開秋荒

（靜樂訊）縣府於八月十日區村幹部會議上，再次對今年生產作了檢討。縣委李萃芳同志批評生產工作中「馬後砲」的錯誤，如縣上派人買種麥，買回來已經二伏，發到區村接近立秋，羣衆反映說：「你們（指政府人員）應該吃供給去吧！」二日縣府派貿易局人員去陽曲買蕎麥、芥子籽，趕回來已錯過下種時機。（編者按：關於蕎麥籽及菜籽的問題，前據李友同志報導：「縣上兩次從嵐縣共買回蕎麥籽二十五石餘，解決了寨莊、武家莊等村之種籽困難，同時貿易局爲解決秋菜種籽問題，亦統一購買了七十餘斤（蘿蔔、芥菜等），已全部出售完畢」（見本報八月十三日二版），是否與此報導有出入，或者指的另一回事？）八月十號各區才接到縣委關於開伏荒指示，已入立秋。區村幹部中也有等待縣上指示，不從羣衆實際需要出發的毛病。特別是有一些村幹部推一下，動一下，不安心的。因自己是有食糧化脫離羣衆，[illegible]工作團來處理，有的是預先防止，等待土改工作團來處理救災問題，省得不關心羣衆生死。四六度村長花想上怕得罪羣衆，不用個別會生產，自己認爲羣衆自然會回來，到上級是吃頭伏開始，他從縣上回來，即因此放棄了檢查領導。有人說：「本人頭伏撒蕎麥，常字轉，四戶貧農向他提出了個體救災的緊急任務，他反而再三錯誤地不上。」直到現在麥籽仍留在村公所，全村種了九百畝地。該村[illegible]長受到批評與記過處分。接在區的會議上，情況九百畝地，[illegible]一部份已扣轉。此次會上地種上了秋菜，一部份已扣轉。今後任務是多鋤、多摟、多開伏秋荒地（打下明年好生產。各區負責同志要有計劃有重點地領導羣衆，協助明年的基礎）。今後在種大麥、蕎麥的基礎上，在種大麥、秋荒地、西馬坊、川等地方保留，防止牲畜糟踏莊稼及壞人偷竊。（王韓清）

注意偏僻村優抗工作

讀者馬鈺

編輯同志：

我到靜二區做擁軍優抗工作時，發現偏僻村莊的優抗工作做的不好，影響戰士們的情緒。黑溝村是距區公所很遠的一個小村子，該村幹部一年來去區裏僅一次，只是上級指示的命令，便貫徹不下去。公糧收成動員抗勤時，只下二指宣的一道命令，很少召開村民會議完成。而今年縣上撥到該村的貧苦羣衆及優抗糧救濟物資，至今還未分配，也無人過問，使貧苦抗屬的生活很困難。如抗屬李中牛今年六十多歲了，有兩個兒子參加我軍多年（近來有一個已退伍回家），家裏還有老弱七口人，全靠四十畝地過活，因無畜力，每年得從一戰士李二白家中只有十四畝地，他抗戰開始就參加我軍，家中留下六十多歲的老父母無人照顧，生活也很困難。以上情況我已向該區區長反映了，他回答說：「準備派幹部前往解決。」但我覺得這種現象恐不止一村一地，希各地也能很好的注意起偏僻村的優抗工作來。

張能信

讀者來信

檢舉神府郵局 賀萬秀走私行爲

編輯同志：

神府郵工賀萬秀，利用他負責的合法地位，偷買外來紙幣，據已查出的，高家村退伍軍人安學全曾買法幣三十多萬元的外來紙幣，已撥借欠貸四萬元價。羣衆對安進行批評後，已將其二十多盒外來紙幣沒收。郵工賀萬秀這種違犯法令的行爲，希望神府郵局領導同志嚴格檢查，並給予處分。

自衛隊長 路子明

（靜樂訊）三區田家村自衛隊長路子明，自衛隊分配後，[illegible]當了幹部十多年，[illegible]一個牲口，[illegible]的地，[illegible]自己，[illegible]好地，[illegible]兩下了四十多垧好地、牛一頭、驢一頭、羊三隻，[illegible]今年又貸了二石二斗，[illegible]私自要四十斤[illegible]李二賭了[illegible]，火柴五元，[illegible]常洋款五[illegible]，一口，也強迫李二[illegible]，[illegible]米一口[illegible]。[illegible]（苗玉田）

自私忘本的幹部群衆不要

村農會秘書 郝蘭魁

（靜樂訊）二區西甫峪村農會秘書郝蘭魁，出身僱工，當了十餘年四年的工人，[illegible]農會秘書以來，忘了本[illegible]，[illegible]貧苦抗屬李平寬討吃[illegible]。[illegible]（王正清）

冀魯豫黃委會發言人答記者問

揭露蔣賊破壞治黃罪行

（新華社冀魯豫十二日電）（遲到）大汛已至，幸冀魯豫區黃河兩岸臨黃堤及金堤已於上月完成，但蔣方破壞益急。上月二十九日，蔣軍第一旅破壞江縣後，復以劉汝明部旅之衆，佔我臨濮集，蔣機並在濮河堤岸穿梭狂炸，晝夜不絕，十里鋪、劉莊、孫口、楊集、王老君、仲壩堆等處險工，中彈纍纍，情勢十分緊急，解放區軍民正盡力搶堵中。記者日前特走訪冀魯豫區黃委會發言人，承答覆所詢各項問題如下：

蔣美迭次簽約毀約 亟謀實現水淹解放區陰謀

（問）蔣賊年來利用黃河之陰謀全部經過，可否詳告？

（答）去年一月，蔣賊與聯總中國分署提出黃河歸故，目的在於分割與緊縮解放區，以配合其軍事進攻，同時亦在故意製造藉口，欲加我以反對歸故的罪名，以為掀起全國內戰的輿論準備。解放區政府本和平建設的方針，提出復堤濬河，以求一勞永逸，奈蔣賊竟置之不理，在聯總之技術與援助下，三月間，即在花園口片面開始堵口工程。我為挽救沿河七百萬人民生命財產，乃派代表到開封，提出「先復堤後堵口」。在我正當要求及全國正義輿論協助下，四月雙方成立開封協議，同月，關於具體工程的進行，又成立菏澤協議。上述兩次協議，均明確規定先復堤、濬河、發灘、取直、整理險工、遷移河床居民，然後再行堵口。但蔣賊與聯總一手在協定上簽字，一手仍在花園口繼續拋石堵口，同時不付給我方下游二十三億人修堤之工程工款，直至五月南京協定成立，始付給一部，距定額相差甚遠，復堤工程大受障阻，而花園口則加緊施工，從未一日間斷。此一段之交涉，可以看出蔣美簽約毀約，實如家常便飯，中心目的在於迅速堵口，掌握開放大權，以便隨時合龍放水。後因蔣軍在北受阻，「清剿」豫東失敗，「兩翼」中原亦不順利，於是推遲了「清剿」冀魯豫區的時間，花園口合龍時間亦由於推遲。待劉兵部署隴海綫的兵力，又不能不保持蔣許路幾天，因而大汛到來，堵口合龍未成，不然，其水淹解放區之陰謀，早在去年大汛時即已施行了。去年蔣軍侵佔我河南解放區，乃又企圖堵口，一面在花園口打樁拋石，一面砲擊我北岸修堤民工，美製蔣機沿河低飛，濫施掃射轟炸，以破壞修堤工程，而聯總亦袖手旁觀，不給復堤款料，我代表乃又在上海與蔣賊及聯總談判，並又成立協議，規定「合龍放水日期，須視下游復堤及遷移居民情況，由三方會商決定」。蔣於簽字之後，立即以鐵絲石，大量拋投，違於三月十五日堵死花園口，沿河一百一十六個村莊一萬四千畝良田悉遭淹沒。至此，蔣介石自以為「黃河戰術」初步完成，「足可抵四十萬大軍」，阻止人民解放軍於黃河以北，於是一面調六十萬大軍放手向魯南作「重點進攻」，一面於四月間斷絕我駐開封代表的電訊聯系，五月又驅逐我駐汴代表，完全關閉黃河談判之門，並令曹縣林之五十五師日夜向北岸砲擊，蔣機輪番轟炸，企圖破壞摧毀我北岸工程，待大汛一來，即實現其水淹冀魯豫北解放區之惡毒陰謀。

聯總說人話不辦人事 分明是蔣介石的幫兇

（問）聯總對此態度如何呢？

（答）聯總是說人話不辦人事的，對蔣賊所簽訂的協定，從來不加干涉，而對應給解放區復堤之工糧工款及物資，則一再拖延。分明他們是蔣介石的幫兇，也是美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直接執行者，以為花園口合龍放水之後，可以功成名就，對解放區行將變成澤國，故作壁上觀的態度。

解放區依靠人民力量 自覺掀起修堤熱潮

（問）那末解放區軍民如何克服蔣賊與聯總給的重重困難，避免了這一黃禍呢？（答）我們基本上是自救，依靠解放區人民的力量，在保田保家的口號下，自覺的掀起全區修堤熱潮。首先，冀南三萬民衆自數百里外趕來築堤，太行、太岳、冀北各解放區捐助款，糧之在（平）博（平）、聊（城）各縣動員五萬人前來參加，而沿河各縣更風起雲湧的搶修黃堤，[illegible]本來決定動員一萬六千人，實際自動下堤者達三萬人，昆吾、壽張動員婦女與[illegible]工做飯，結果三千婦女下堤，與男子比賽修堤。自五月十日開始，三十萬人冒着蔣軍蔣機掃射轟炸，晝夜開工，各縣並掀起了熱烈的獻石、獻磚、獻土方、獻料運動，昆吾獻石十萬斤、聊城三區獻土兩萬方，獻柴卅四萬斤。在[illegible]時，出現了聊城高法成、高樹群、許鳳和等人一日完成十四土方（一般每人每日可築土三至四方）的新紀錄，出現了昆吾支莊農會主任[illegible]英的推土打硪英雄，出現從各中西醫生自動到堤上獻藥療傷。在[illegible]人，滑縣、清豐四天完成十天的工程，[illegible]二十天的工程，十二天即告完成。在修法上，他們創造了白天不能修晚上修，長時間不能修短時間修，[illegible]不能修[illegible]修，以對付蔣軍蔣機之破壞。[illegible]我長垣段並以武裝[illegible]，兩萬人於三天之內完成長垣大堤[illegible]，並填平蔣軍所掘之企圖淹我解放區的六道大溝，至七月廿三日，從長垣大車集至濟河的水中壩，長六百里的臨黃堤，普遍加高二公尺，加厚三公尺，並修築金堤，整理險工。這一驚人的成就，實為空前的歷史的奇蹟，我們也就在這樣偉大的人民力量的奇蹟面前，克服了困難，粉碎了蔣賊的毒辣陰謀，使蔣介石的「四十萬大軍」一切伏在我們大堤的腳下。

不能阻止他們的修堤熱情。鄆城兩萬人從百里之外趕來，只自帶食糧上堤，即自鄆城一縣獻石即[illegible]六千大軍。在群衆的高度自覺與努力下，至七月十五日，自臨濮集至黃花寺近三百里的臨黃堤及金堤，包括劉莊、仲壩堆等險工，均告完竣。

陰謀水淹魯西 阻我大軍出擊

（問）後來蔣軍對南岸大堤大肆破壞，原因何在？（答）蔣賊因對魯西的「重點進攻」不能把「山東解放區」一重點進攻破壞，把山東解放軍趕出黃河以北，並為阻止我北去，更加緊封鎖河岸，在黃河南岸大堤上到處修工事，[illegible]大汛到來，[illegible]黃河的天險再加[illegible]。

九次之多。我劉鄧大軍編於此時過河，次日即有十萬人奮起修堤，雖有蔣機日夜廿七次的輪番轟炸掃射，亦[illegible]

我復堤一千八百里 用工二千五百萬個

（問）一年來我方修堤物力有多少？（答）一年來，我復堤（南北兩岸，金堤在內）共長一千八百里，包括險工，共用人工二千五百萬個，土方[illegible]萬方，石料[illegible]，[illegible]用糧[illegible]萬斤。這是有記載的數字，不包括自動參加的人工及軍隊的工作，是無從計算的。

蔣賊殺害我員工兩千餘 解放區人民將牢記這筆血債

（問）一年來所遭受損失有無統計？（答）我方復堤所受損害，有統計者：蔣機轟炸，河防、搶險、平陰[illegible]等，除五[illegible]工程員[illegible]，及[illegible]七十餘人。[illegible]長[illegible]一百一十五人[illegible]蔣機炸死我員工三百[illegible]七十五人，傷我員工九百一十人，李方林[illegible]一次河被劫去復堤工料值法幣五萬萬元。及後蔣機炸我孫口、楊集、劉莊等險工四十七次，炸毀船二百七十二隻，大車三百五十六輛，牛七百八十頭，共值偽幣無計。解放區人民將牢記這筆血債，在蔣賊被消滅之時，要向他們討還。

聯總人員隨蔣軍撤退 幫兇面目可恥可醜

（問）這次聯總人員隨蔣軍撤退，是為什麼呢？（答）聯總中國分署在黃河問題上，不但從來所標榜的不政治的「中立」的假面具，此次倉惶隨蔣軍撤退，更露出他們幫兇的尾巴，因為他們對解放區的[illegible]不理，而接到蔣軍的一紙命令，即毫不考慮解放區與聯總的合作誠意，亦毫不考慮聯總人員之保護與優待，隨即撤退不久，即有蔣賊一旅的破壞江堤，何其可恥！而且在合作協議上，他們是聯合國組織的一部份，希望仍能早日醒悟，回到人民的立場上。但他們卻一錯再錯，不是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而是站在蔣賊一邊，這就是我們人民不能原諒的。

我方自救辦法 加緊防汛護堤 全部消滅進犯敵

（問）目前我方如何防止蔣賊的破壞陰謀呢？（答）我北岸堤工因無聯總援助，又多是新修，然蔣介石水淹解放區的陰謀，一天提出黃河歸故，修堤防汛的決心如何，如若無蔣介石的計劃的破壞，南岸下手，修堤不如我們有計劃的堅固，但若無蔣機轟炸破壞，亦大致可保無虞。然而蔣介石在他打內戰的前一天提出黃河歸故的時候，他已經肯定了。所以這次我區人民所受的災難，正以百倍警惕，保護自己的大堤與險工，自己親手用血汗[illegible]。

四個師之後，就又想要新花樣，上月破壞江堤，並以其先頭一旅之衆，驟我臨濮集，並及東明、創上游劉莊險工，準備隨時決堤放水，幸人民高度警惕，天然水落，我河防已有準備。我區防汛辦法：一、劃分以民自救；二、防汛隊隨時加修護堤工事，一勝一搶；三、將破壞武裝的蔣軍全部殲滅，迅速與人民解放軍配合，現已把進犯河人民的蔣軍全部消滅了。

要求美改變對華政策 全國學聯致魏德邁備忘錄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南京訊：全國學生聯合會對魏德邁來華使命發表宣言之後，復以備忘錄一件，經由美大使司徒雷登轉交魏德邁，要求美國改變對華政策，撤退在華駐軍，並附有學生在五六月間所受迫害的大量照片與資料，揭露並證明蔣政府的法西斯本質。另據美聯社南京二十一日電稱：中央大學學生舉行了一次小規模的民意測驗，在所測驗之四十人中（包括教授），有二十六人認為魏德邁過去在促進中國民主統一上毫無貢獻。投票中，顯示出多數人相信美國正圖擴展台灣為遠東戰略基地，美國援助中國（蔣）政府，對中國內戰實為火上加油。

英蔣簽訂「緝私協定」 美勢力已可進入香港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上海消息：在美國壓力下，英國已於十五日在香港總督府與蔣方代表簽訂「緝私」協定，從此，美國勢力已可長驅進入華南商業門戶與重要戰略基地之香港。協定係由蔣記財政部稅務署所屬海關總稅務司與香港政府簽定，據規定，現在美國人員控制下且以美人李度為總稅務司的蔣記海關機構，今後即可在香港直接執行「緝私」職務，設立關卡及加強進出香港海關的美化蔣記「緝私」艦艇。美國為奪取華南市場的經濟控制權，即積極唆使蔣方叫囂收回香港，以便美國實際上佔有此戰略基地。此項陰謀至今未能實現，美蔣乃轉而在「緝私」問題上大作文章。在美國主動提議下，美蔣雙方即於五月二十三日簽訂所謂「烟酒緝私情報交換協定」，進一步確立美國在中國「緝私」行政中之地位，至此「香港」「走私」問題即被大肆吵嚷開來。國民黨外交部曾迭次要求英國外交部及香港政府成立一「有效之緝私協定」，英方皆不予置理。魏德邁到華後，對香港方面復予以壓力，但英方仍堅持「大部份的走私為中國人得中國政府（指蔣政策）及海軍人員的默許的」，表示「緝私」關鍵不在香港。八月十二日，孫科卿命去香港晤英國總督，魏德邁亦開始其華南之行，最後，始有十五日「緝私」協定之訂立。

華東解放軍某部武工隊 突入城陽活捉敵警察局長

（新華社華東二十一日電）解放軍某武工隊一部，於九日晚[illegible]突入蔣佔區[illegible]城陽，[illegible]將偽警察局長以下[illegible]八名，及子彈一部[illegible]。

巴共總書記評泛美會議
斥美帝侵犯拉丁美洲
只有各大國的一致才有和平

（里約熱內盧訊）「大衆論壇」報發表普列斯特（按普氏爲巴西共產黨總書記，在巴西人民中威信極高，譽爲「希望的英雄」）對記者的談話，評論現在巴京舉行的泛美會議稱：只有各大國的一致，才有和平。「所謂大陸集團，不但不能保障和平，反足損害各國間之和平合作。宣揚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合作的泛美主義，只是掩飾美帝國主義向被壓迫的拉丁美洲進攻的假面具而已」。他力稱：「只要民主力量保持警覺，組織廣大羣衆，反對帝國主義，支持會議中採取勇敢嚴正立場的代表，這種進攻是可以被粉碎的。」

泛美會議開幕
美圖在「反共」烟幕下擴張
會中對如何決定『共同防衛』發生分歧

（綜合報導）「泛美會議」於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時在巴京以北四十哩之彼特羅波斯一大旅舍中開幕。會議一開始，對如何決定採取共同防衛一點發生分歧。阿根廷主張須經全體國家通過始採取行動，以美國爲首的若干國家主張僅須三分之二多數通過。馬歇爾曾與巴西、阿根廷外長事先秘密開會討論此事，仍未獲任何協議。此次會議的議事日程，據美方宣稱，只有一項，即簽訂「共同防衛協定」，但根據美國的周密佈置及其重視，如美財長史奈德會議前夕曾與巴西活動，同國發表示乘遊巴西議沙之豐富，如以馬歇爾爲首的美國龐大代表團，其中包括著名反動派范登堡等。顯然，美國意正實圖，是想通過會議加緊經濟擴張，力圖使南美各國完全變成其衛星國。法新社的報導，透露美陸海軍部及國務院，正圖在「軍備標準化」和交換指揮官名義上，使拉丁美洲軍備美國化，並由美國派遣之指揮官來控制那些軍隊，使南美各國「唯美是聽」。

然而美帝在「反共」烟幕下的擴張陰謀，並不會蒙蔽了南美人民，他們正以緊惕之心情，注視會議之發展。巴西大衆論壇報說：「南美各國對美國獨佔資本對它們獨立的威脅，已深感恐懼」。阿根廷「拉·蕾拉」報也說：「在泛美會議上，將發生許多危害我國及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獨立的詭計」，並主張建立本國重工業，以及與美洲非帝國主義國家，蘇聯及歐洲新民主主義國家通商，用以有效抵抗。美帝奴役南美各國的企圖，則將遭受人民堅決反對。

印尼共和國人民
慶祝成立兩週年

（日惹訊）印尼人民於八月十七日集合慶祝共和國成立兩週年紀念，蘇加諾總統與印尼軍政要人均親臨主持。副總理約尼發表演說稱：印尼人民爲爭取獨立，正在英勇戰鬥，在戰鬥中，應不忘我們的獨立紀念日。荷蘭的侵略戰爭已威脅世界和平，我們不應依賴聯合國仲裁，而應擁護獨立而奮鬥的任務。蘇加諾總統號請印尼人民在共和國政府命令下，將家庭變爲堡壘。印尼軍總司令蘇迪曼堅信：「只要自由仍在我們心裏，我們決不會被敵人擊敗，印尼人民爲神聖理想而戰，勝利必屬於我們」。

美大部基本日用品價格
漲至美歷史上最高峯

（紐約訊）美國大部份基本日用品價格，已漲至美國歷史上的最高峯，並在繼續上漲。據保守的勞工部報告，六月中旬，基本日用品價格已漲至一九三五—三九年平均數的百分之一五七·一的最高紀錄。許多城市的物價竟上漲百分之三百至四百。民衆雖然再三要求行政當局採取緊急措施，但迄今爲止，尙無任何措施可言。一般商人對經濟前途感悲觀，對經濟週轉常靈通的「美國新聞週刊」，亦承認美國工人受盡工資物價的壓榨，「已經擠了他們的戰時實際工資所得。」該雜誌稱：「美國通貨膨脹仍在繼續中，在物價達到某點時，便將限制國內市場之需要。當國外市場需要減少時，如果國內市場需要也同時減少，那時候就得大大提防了」。

資料

美國與拉丁美洲

中南美的二十個國家，總面積是二千零九十萬平方公里，總人口一萬萬三千二百萬，物資豐富，石油年產三萬萬五千六百萬桶，居世界第二位。其他如咖啡佔世界總產量百分之八十，亞麻百分之六十，銀百分之五十，銻、銅、皮革各佔百分之四十三，鉛、鐵百分之二十，錫百分之二十五，可可百分之三十一。因此，拉丁美洲一向成爲美帝追求殖民地的角逐場。

今天，在德日勢力退出而英國又爲美國排斥之下，拉丁美洲已成爲美帝獨佔的原料、銷售與投資市場。美對南美投資達四十萬萬美元，南美每年流入美國的投資利息，約達八萬萬美元之多；美國對中南美貿易比戰前也幾乎增加一倍。

二十個國家中，以巴西爲最大最富，美國對巴西的垂涎也最利害。美國在巴西的投資達七萬萬五千萬元，每年收益一萬萬五千萬元，美孚油公司握有巴西最大石油公司股票百分之六十。產油最多的委內瑞拉，股票百分之六十以上也操在該公司之手。

這二十個國家雖有極大天然富源，但在法西斯勢力或親法西斯勢力勾結外國帝國主義實行封建法西斯統治下，今天大量仍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後的農業國狀態中。然而自從戰爭到現在，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民主運動有了很泛發展，這個運動要求擺脫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首先反對美帝所強加的「泛美軍事合作」，實行大企業國有化，以高關稅保護民族工業，實行土地改革。

這個運動的中堅——中南美各國共產黨，已發展到擁有近六十萬黨員，且有九個國家的共產黨在議會中擁有席位，如巴西二十席，智利十七席，古巴十二席，拉丁美洲勞工聯合會擁有四百五十多萬會員。今天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運動之發展，有賴於粉碎法西斯反動派的進攻，加強工運動中與進步政黨間的團結。

關於岢嵐大澗村搶種報導失實
（一）對宋希文等同志報導失實的意見

編輯同志：

六月二十二日第二版登載有署建設處防旱備荒搶種組史健、宋希文、東方明三同志報導「岢嵐大澗村幹部不領導防旱備荒，很多土地沒有下種」的稿件，根據我們這次由縣上派人檢查搶種工作中的了解，與事實有些不符。該稿是宋希文同志一人採訪的（史、東二同志當時正在嬰家村、劉家塔二行政村），宋同志的採訪態度是不夠謹慎負責的。

宋同志到大澗行政村，第一天晚上參加了全行政村的幹部會議，該稿一般材料是從這會議上聽取，並加上自己的感覺；第二天、第三天他在梁家店自然村，曾參加過一次羣衆會議，該稿爲梁家店只是統計了一些數目字，但未統計正確；第四天他到了小澗，在退伍軍人靳計鑒家住，那天晚上，他曾叫該自然村生產組長去他那裏，但幹部們因開會未去，宋同志和三干部（在敵僞時期曾任敵偽操，受敵人訓練）、四王智（章樂說他是個「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人）、五兒子（三、四王智的兒子，給地主當兒）談了一頃，第五天吃了早飯，到劉家灣去了。

因爲宋同志沒有更深入的向羣衆調查，以致該稿材料發生了三點不眞實處：

一、該稿：「該村村長回到寺灣會自然村，就自己閑自己的，對村中防旱備荒工作沒有管」，到剛滿報時，也不糾會」，實際上當時該村長正抱病在家，不能工作，並未「自己閉自己」的，被列入「自私」之例，實屬欠妥，該村長看到報紙後相當不滿，說：「四才冤枉人哩！」並懷疑是到的村幹部給宋同志說後那樣寫上的。

二、該稿：「梁家店自然村共三十一戶，耕地有五百三十垧，現在還有一百一十垧未種，勝苗未改種的估二百來垧」，實際上該自然村共五十六戶，耕地一千一百一十七垧，當時未種地是九十六垧，勝苗未改種地是一百二十四垧。

三、該稿：「小澗村開前有一半地未種，現雖種了一些大禿嶺和大腦子，但仍有大量勝苗尚未種」。小澗村共有耕地一千零七十三垧，而前未種地是二百零七垧，不夠一半。

除上所述，該報導的材料都是眞實的，該村幹部對防旱備荒確有錯誤，但宋希文同志發現問題後會促他去，沒有給村幹部們指出，村幹部們說：「不給我們當面指示，一下就在報紙上見面。」並對材料的有不眞實處，有些不服氣。

以上是我們的了解和意見，是否有當，請宋希文等同志檢討。專此，致

敬禮！

陳力中、趙秀章

六月三十日

（編者按：宋同志等的報導發表後，當即接到陳、趙二同志的來信，爲了慎重起見，我們又做過調查，故遲至今日始發表。）

副刊

（二）宋希文等同志的檢討與聲明

編輯部負責同志：

關於岢嵐大澗村搶種工作的報導，有和事實不符合的地方，現在把我們寫稿的經過和檢討聲明如下：

行署建設處派赴二分區的防旱備荒搶種組，共有三人，宋希文於十三日上午到大澗村公所，下午各自然村幹部來開防旱備荒工作接頭會，由寫幹部潘辛西同志領導，天快黑了，仍不見村長來，潘同志即派人到寺灣會叫，村長寫來一信，潘同志看了信後，和村指導員說：「看這樣子，寺灣會根本就沒有做，我看還得咱們親自去哪。」宋希文接着問：「爲甚不來了？」潘同志說：「據說是病了」。這些人根本就沒有負起責來。」會上潘同志又提到小澗村幹部，對於乾旱沒有抓緊，只[illegible]水渠，很早就停了牛犋，以致土地「一半」未種上。十四日上午會議完時，宋希文曾在會上提出三點意見。（意見從略——編者）

十四日下午宋希文到了梁家店自然村，訪問了幾家抗屬和三戶外來的貧苦農民（兩家歸樂的、一家搬來的），晚上召集自然村幹部（主任未到）和幾戶正派的老年貧苦農民（共十四人）開座談會，統計了一些數目字，該自然村共分三個小村，當時只統計了兩個，而且不是挨門挨戶統計的。

十五日宋希文到了小澗村，除和兩個復員軍人談話外，還和三個貧苦農民談了話，其中一個是抗屬（兒子在二分區司令部當通訊員），一個據說是給村裏跑腿的，一個是他叫；另外一個是個老漢，這三個人的名字都記不清了。從他們口中只了解到該村於五月後半月就大部停了牛犋，致使「一大部份」土地未種上。

我們三人到了縣政府後，宋希文把情況談了，我們決定寫一篇通訊，批評該行政村和自然村幹部。當時我們認爲行政村幹部分工時回到本村，可能因忙於自己生產而放鬆了對於羣衆生產的領導。該村長在約定的開會日期不到會，也不派寺灣會自然村幹部到會彙報。又懷疑在他回到寺灣會的七天中，未能全在病中。又因爲宋希文曾在會上提到寺灣會的行政村幹部，不應分配回本村工作的例子，所以在寫稿時就以感想和推論代替了事實，既未經到寺灣會去了解眞實情況，又未和該村長面晤，就冒然寫上「如該村村長回到寺（應在「寺」字）灣會自然村，就自己閑自己的，」據此把「自己」的帽子加在該村長頭上，這是錯誤的。

關於梁家店自然村的材料，因統計的數目字不完全，統計時又未註明材料不深入，寫稿時又未註明材料的來源（座談會上統計的）和情形（不完全的統計），致和實際情況有很大的出入。關於小澗村的材料，只是根據潘辛西同志在會上隨便提到的一句話和「問到一羣衆」（當時未研究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他們所反映的情況，眞實性怎樣？）的片面反映，沒有深入調查訪問，就寫出「小澗村開前有一半地未種」，這也是不負責任和不慎重的地方。

那篇通訊是由我們三人討論好內容，由宋希文執筆寫好後，經史健、東方明改過，三人同意後，又經過當地政府建設科徐科長看過才發出的。因此，該稿所有和事實不符的地方，除宋希文在採訪時，沒有很好的調查訪問，大部份是聽取了幹部們在會議上的彙報和片面的個別談話，既未經細心研究，又未到羣衆中去對證，就輕易批評該村幹部，致使他們不滿，應負主要的責任外，史健、東方明二人未經愼重考慮研究，也應負一部份責任。

總之，在未調查報上所發表的「不眞實新聞與客觀的揭露」之前，我們寫通訊的態度是不夠嚴肅，不夠愼重，不夠負責，實，缺乏反覆研究的精神，以致發生通訊和事實不盡符合的錯誤，使被批評者不能接受，失去批評教育的作用，使工作受到損失，使報報受到損失，這是值得我們今後警惕的！

史健、宋希文、東方明

七月三十日